■ 焦点热议

期待第二次“郎顾之争”

在那一轮“国退民进”的热潮降温之后，形势却在短短几年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此种窘境，可能大大出乎当年参与“国资产权保护”争论者的意料。

性格决定命运，曾经的资本狂人顾雏军，在悲情度过7年的牢狱生涯后，再次选择迥异常人的方式高调亮相——9月14日，顾雏军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纸帽，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自我洗刷清白之余，更是实名举报4名高官。

尽管顾雏军的入狱，形式上是犯有“虚报注册资本、作假报告虚增利润、以及挪用资金3亿多元”三大罪，但他至今仍忘不了引发其悲情命运的导火索——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后悔当初与郎咸平争论”。

也许，诚如顾雏军所言，如果在当年“国退民进”的狂潮中，他与同受质疑的张瑞敏、李东生等人一样选择沉默，他或许不会成为那场质疑“侵吞国资”风暴眼中的焦点，从而避免锒铛入狱的命运，名噪一时的格林柯尔系也可能不至于瞬间集体垮塌。

可是，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感慨个体人物的命运，而是跳出顾雏军案件的具体是非之外，用更宏大的视野，全面回顾、并考量当年的“郎顾之争”，我们仍应对那场大争论持肯定态度。正是2004年那场火药味甚浓的“郎顾之争”，引发了近乎全民性的“国退民进”大讨论，在此之后，不计成本的“国资贱卖”歪风大为扭转，而隐于其后的权钱交易等违规（违法）行为亦相对收敛。

可惜的是，在那一轮“国退民进”的热潮降温之后，形势却在短短几年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虽然决策层尝试通过新旧“非公经济36条”，为民资进入垄断性领域扫除政策阻碍，为不同资本主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民资不仅在煤炭、石油等资源性行业被强行（或变相）挤出，而且在地产业、以及相关制造业亦频频遭受打压。而这些与显性化的“国退民进”违规相比，其种种不公却呈相对隐性化特征，如通过信贷资源、财政补贴、以及项目申报等分配失衡，从而更多倾斜于国资的成长、而相对弱化民资的竞争力。

此种窘境，可能大大出乎当年参与“国资产权保护”争论者的意料。事实上，近年来在此主导之下，无论是整体经济运行效率、还是具体产业竞争力、抑或是内生经济要素的激活，均已明显不乐观。

在我国经济明显下行之当下，我们仍有深入讨论“国企改革”的必要，从而尽快扭转当下国资与民资之间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格局，并由此形成不同资本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期激发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因此，在顾雏军出狱即喊冤之时，我们真诚期待第二次“郎顾之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郎顾之争”，是围绕单个国企改革案件所引发的争论，而此次我们则希望，能够在顾雏军案件尚未盖棺论定之时，全面讨论当下民资公平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关于“经济运行效率与国企改革程序”等更为深入议题的讨论。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 数据解读

城市化当防“竭泽而渔”

人类城市化发展历程佐证了，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9月14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提出，我国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

城市化率突破50%，有网友表示：这意味着“农村包围城市”已成为过去时。

无独有偶，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90年的1.22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4.05万平方公里，20年间增长了3.31倍。

当前城镇化发展战略是本世纪初中国确定的一个重要经济转型战略，它与重工化、现代化一起承载了中国经济、产业转型和调整的重要使命。不过，快速的城市化在给政府带来较高的土地级差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如进入2000年以来的十年，城市每平方公里GDP产值虽在2009年达到7.05亿元，但相比上一个十年，城市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值增速下滑；其中城市化率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单位面积创造的GDP低于中部地区，如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单位面积创造的GDP在全国排名分别为27、72和81位。这透射出急速的城市化规模扩展呈现出边际规模效应递减特征，即规模魔咒现象。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日益暴露的低经济效应，反映这一时期的城市化急速扩张带有明显的拔苗助长效应，换言之就是城市内生的经济驱动力，并不支持城市化的快速扩张。

城市化扩展虽加速了经济的专业化和分工社会化，使更多的地区和人口走出自给自足的状态，但城市化本身也是一个交易和运行成本较高的经济地理布局，若一地的城镇化发展与当地专业化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匹配，缺乏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生产率的持续改善，人为制定城镇化目标将导致城市化运营成本与当地经济增长的比重下降。

人类城市化发展历程佐证了，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人口城市化率之于城市面临着新增社保支出，即土地城市化率超过人口城市化率，且各地都不愿放开城市户籍制度，一则源自土地城市化可为各地加大投资推高GDP提供平台，一则源自城市经济对人口的承载力有限，放开人口意味着各地财政面临新的支出缺口。

由此可见，有效的城市化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和市场专业分工相匹配，以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发展水平相依托。因此，当前要尽量让城市化依据自身轨迹演进，避免对城市化进行拔苗助长式发掘。

□刘晓忠（广东 财经评论人）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财经7日谈

“房价30万”是理想主义

上周，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在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惊人之语：北京房价卖不到30万那是开发商的耻辱。

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天价豪宅与均价住宅并存才是商品房市场的常态，政府应用豪宅收入补贴公租房，而不是控制房价”。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房地产模型：政府让买得起“豪宅”的人支付高房价，再用从中获得的收益，给买不起房的人建公租房。如此一看，似乎美好，只是忽视了一个群体——那就是夹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人该何去何从？而且，还有一个难题，如何保证豪宅收入能够用于补贴公租房？

和房子一样，油价也是长盛不衰的热点。上周，油价又涨了。9个月内，油价4涨3降。本来国内油价跟随国际油价变动，涨跌都无可厚非，但经过这番涨涨落落，最终变成了一道让人费解的算术题：国际上三地原油现货均价仅上涨2.49%，而国内油价的涨幅却达到了6.76%。这么看来，成品油定价机制被称为“涨价机制”，一点儿也不冤。

上周让众多果粉感到遗憾的是：苹果似乎不再是“新鲜派”，最新发布的iPhone 5几乎无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这固然由于iPhone 5发布之前就已被“剧透”过多，另一方面却也折射出在乔布斯之后，苹果开始从潮流的引导者，渐变为一个依靠过去的荣光保持存在感的公司。

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苹果的竞争对手已然虎视眈眈，三星Galaxy发展势头迅猛，而诺基亚最新发布的920也拥有无线充电、超灵敏触控等炫目功能。苹果的封闭系统固然能够保证其短期内不至于落败，但如果不能保持创新，苹果面临着沦为一家平庸公司的危险。

□抒睿（北京 财经评论人）

责编 常惠芳 美编 郭屹 责校 杨许丽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php 评论投稿信箱：jingjipinglun@vip.sina.com